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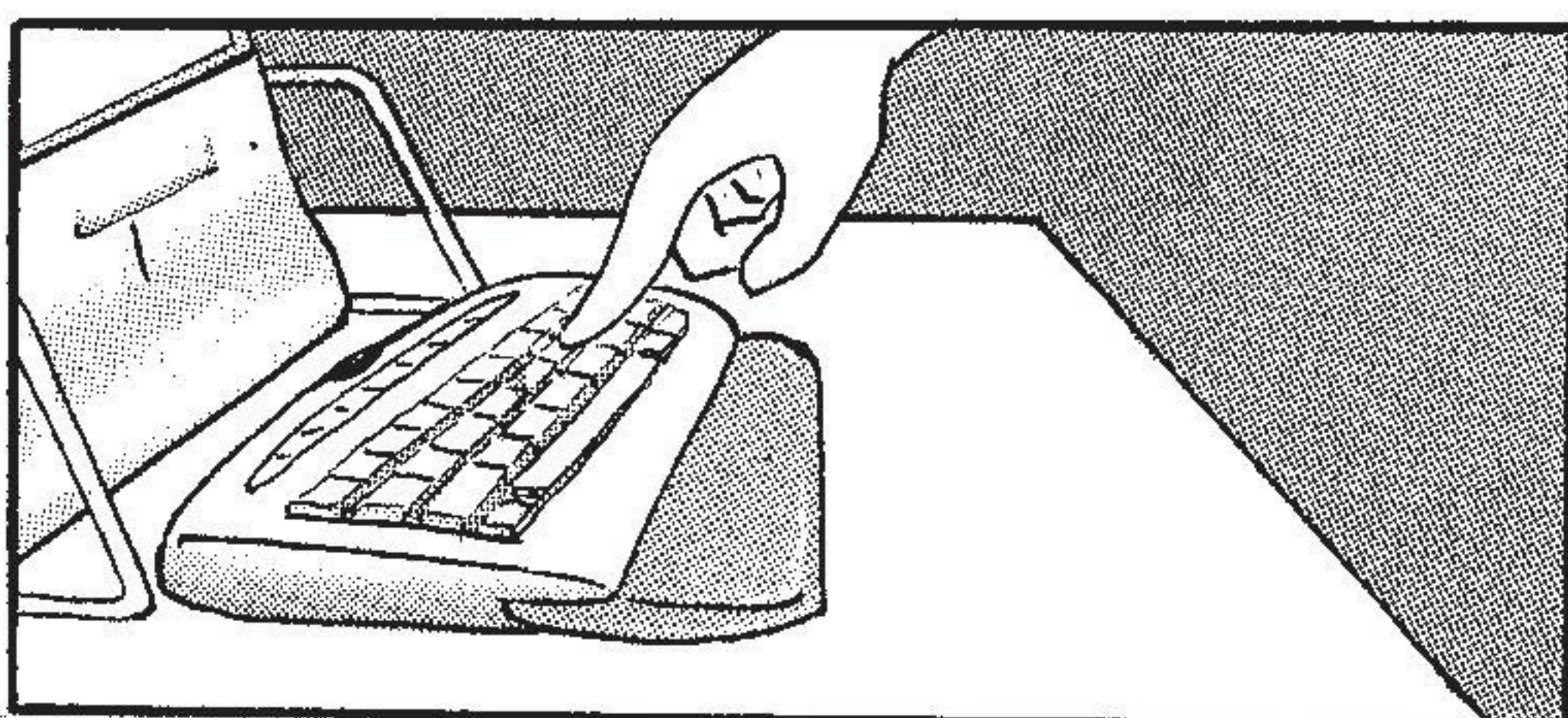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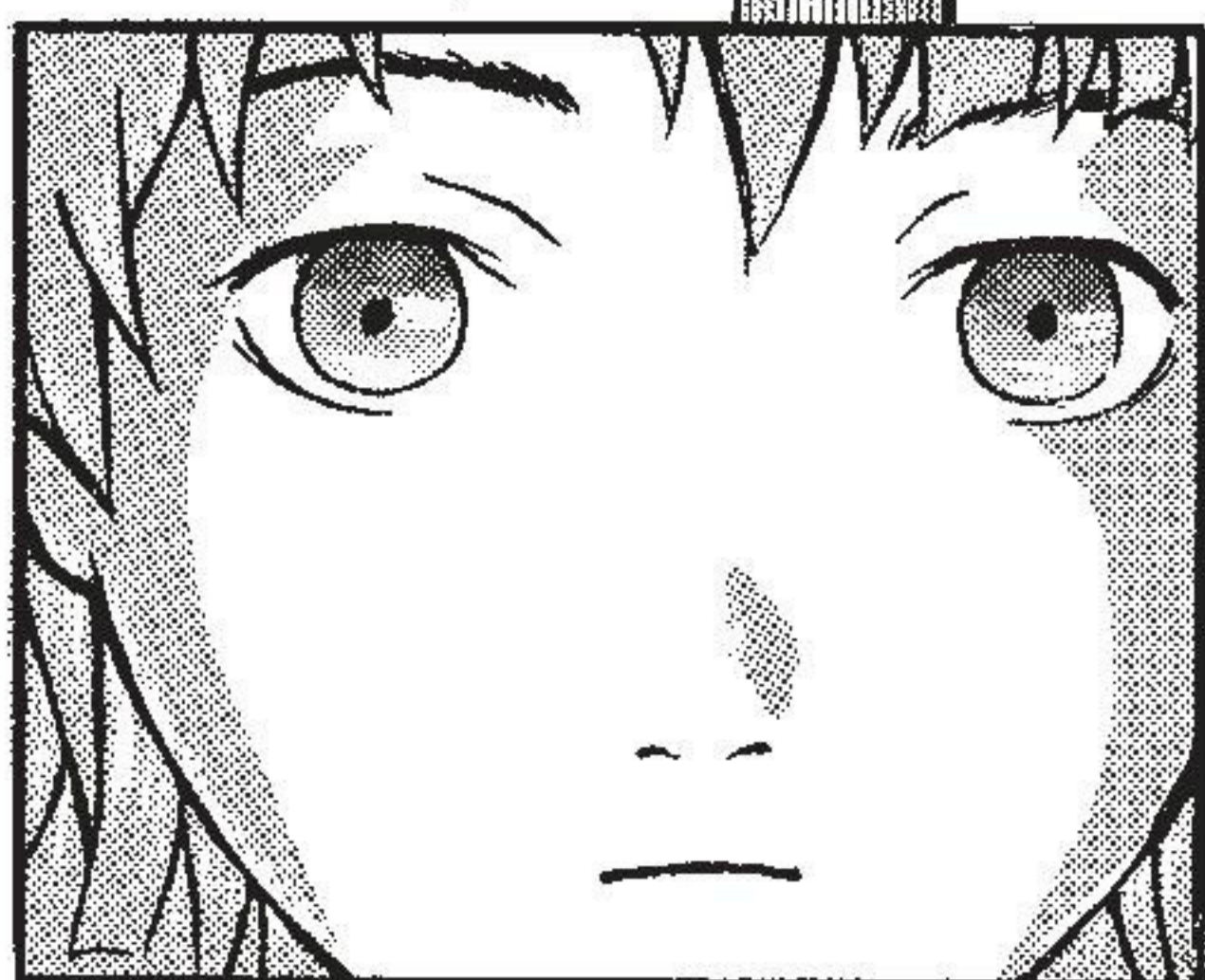
噪声的信号

改编自《Serial Experiments Lain》(玲音)

作者：阿黛尔-爱丽丝·普列沃斯 翻译：fisher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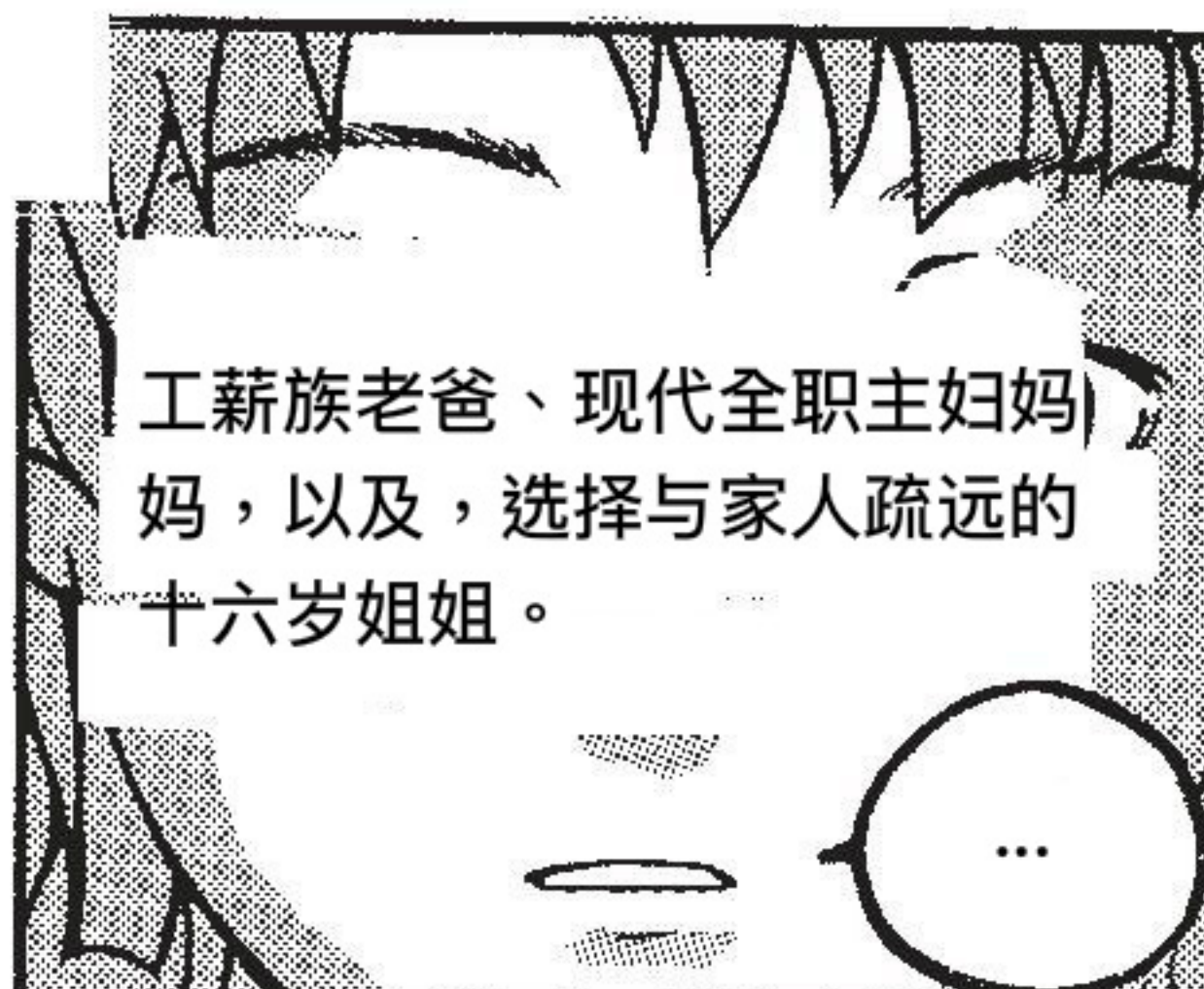
作画：MUSEbasement 嵌字：sqrtwo

致谢：S·加农，M·米尔沃德，Y·T·刘，R·曾，M·瓦赫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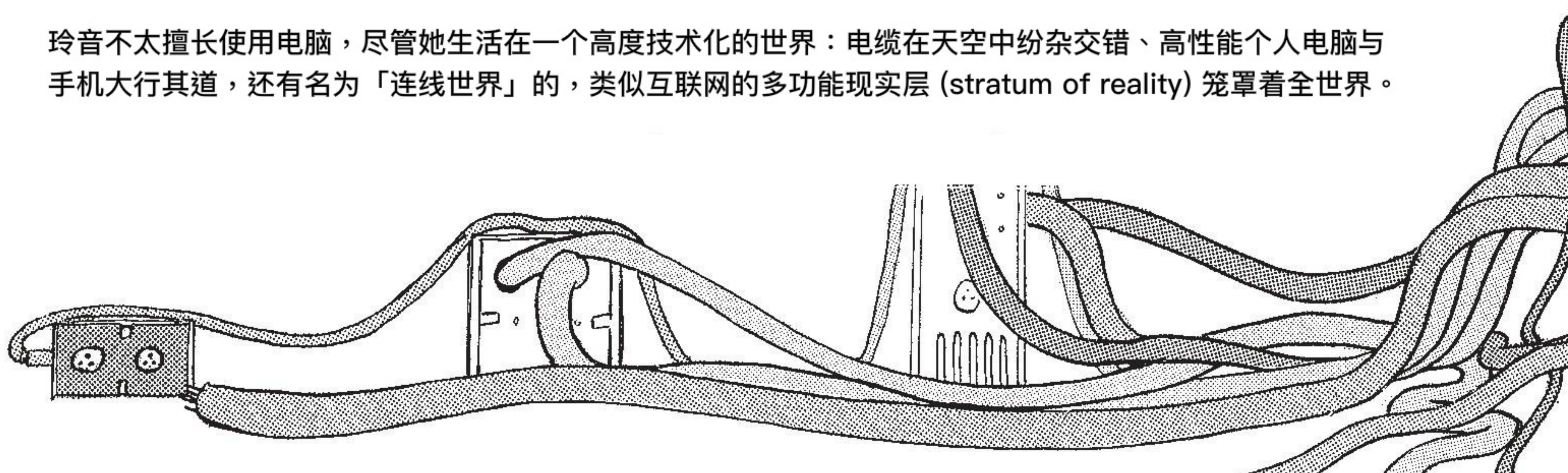


岩仓玲音，13岁。

上初中的她和家人住在一起——



玲音不太擅长使用电脑，尽管她生活在一个高度技术化的世界：电缆在空中纷杂交错、高性能个人电脑与手机大行其道，还有名为「连线世界」的，类似互联网的多功能现实层 (stratum of reality) 笼罩着全世界。



当玲音从父亲那里得到一台崭新的顶配电脑并连接到连线世界中时，她便开始陷入某种存在，其中，现实是不充分决定的、记忆是可塑的、而身份-同一性则是扩散/迷失的 (diffuse)。

由中村隆太郎导演、小中千昭编剧/系构，安倍吉俊负责概念美术/人物设定的TV动画《玲音》放送于1998年，全13集。它探讨了与网络空间和数字媒体的兴起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例如，去在地化 (delocalized) 的身份所潜在的多重性，以及，记忆的不可靠性与非指示性 (unindexicality)。不过，虽然《玲音》体现了某些数字世界特有的焦虑，但后者并不新奇...不如说，它们所反映的，是一种永恒的顾虑。



身份问题，在《玲音》中至关重要。



我们的女主角似乎不情愿地，且通常在不知不觉中过着双重生活：“现实世界”中的玲音，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都是一位孩子气的内向女生...

但连线世界中的玲音却是骇客圈里的传奇人物。



然而，随着剧情向前推进，我们会发现，玲音自以为“真实”的那个身份其实是完全被建构出来的——本质上，玲音是一个拥有身体的计算机可执行程序，而最终，她将不得不咽下这个难以接受的事实。

从连线世界内的一个遍在的 (omnipresent) 存在中合成并具身化的玲音，是被只在连线世界存在、并自封为连线世界之神的科学家英利政美装配起来的；玲音的身体，只是她在连线世界的存在的一个“全息影像” [1] 罢了。正如玲音的造物主所告诉她的那样：

“玲音，你是个软件。”[2]

休伯特·德雷福斯的观点是，即使对最平凡的人来说，TA在网络空间中的身份也将变为“软件”。

[在网络空间中] 我们受鼓励将自己视为流动的，

不断涌现的，

去中心化的

多重的，

灵活的，

且始终处在 [运行] 过程中的存在。[3]

连线世界的用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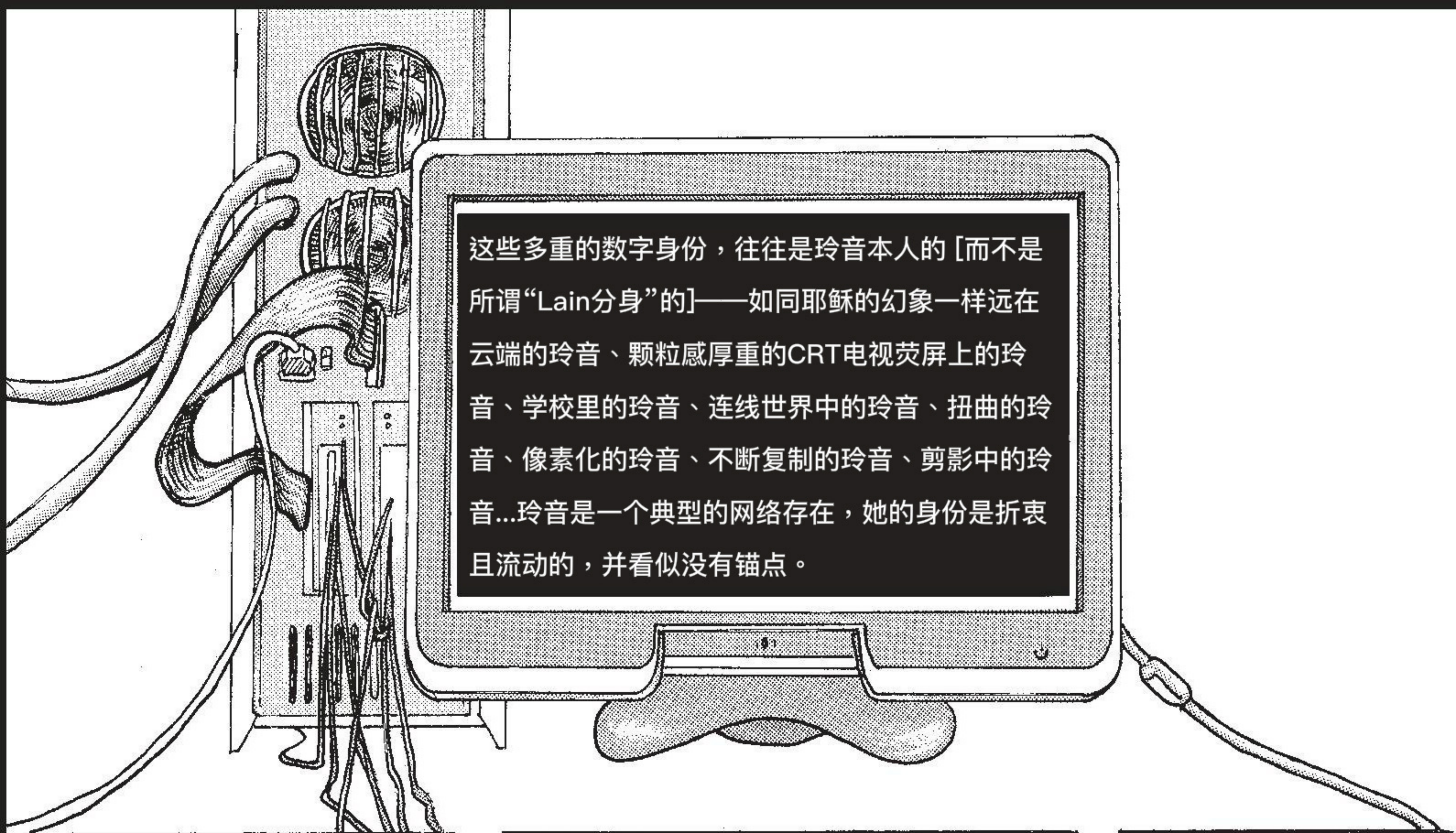
无法轻易辨识玲音、神，或神秘的Knights组织——匿名性由身份的去在地化所保证，就像押井守执导的《攻壳机动队》中的笑脸男那样。如果网络空间使我们的身份受到质疑，那么，数字科技则质疑着媒介的身份：数字成像是通过操纵数字（而不是现实世界事件的物质指标）来运作的，因此，任何数字化的存在都没有决定性的现实世界起源，而任何事物都可以被修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身份。

《玲音》充分展现了其影像的可修改性：在剧中有着超过15种不同类型的影像，其中包括赛璐璐胶片、数位图像、以及基于实拍的摄影与文本。

[1] 这里的“全息影像”只能被理解为“一幅准确捕捉了信息的波长与波相（即深度）的蚀刻图”，而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摄影图像。

[2] 所有未注明出处的英文引文均直接摘自《玲音》美版DVD字幕。《シリアルエクスペリメンツレイン》(中村隆太郎导演，1998年)，英译名为《Serial Experiments Lain》，DVD字幕版 (Geneon/Pioneer发行，2001年)。

[3] 休伯特·德雷福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虚无主义〉，《论因特网》，劳特利奇出版社：2001年，页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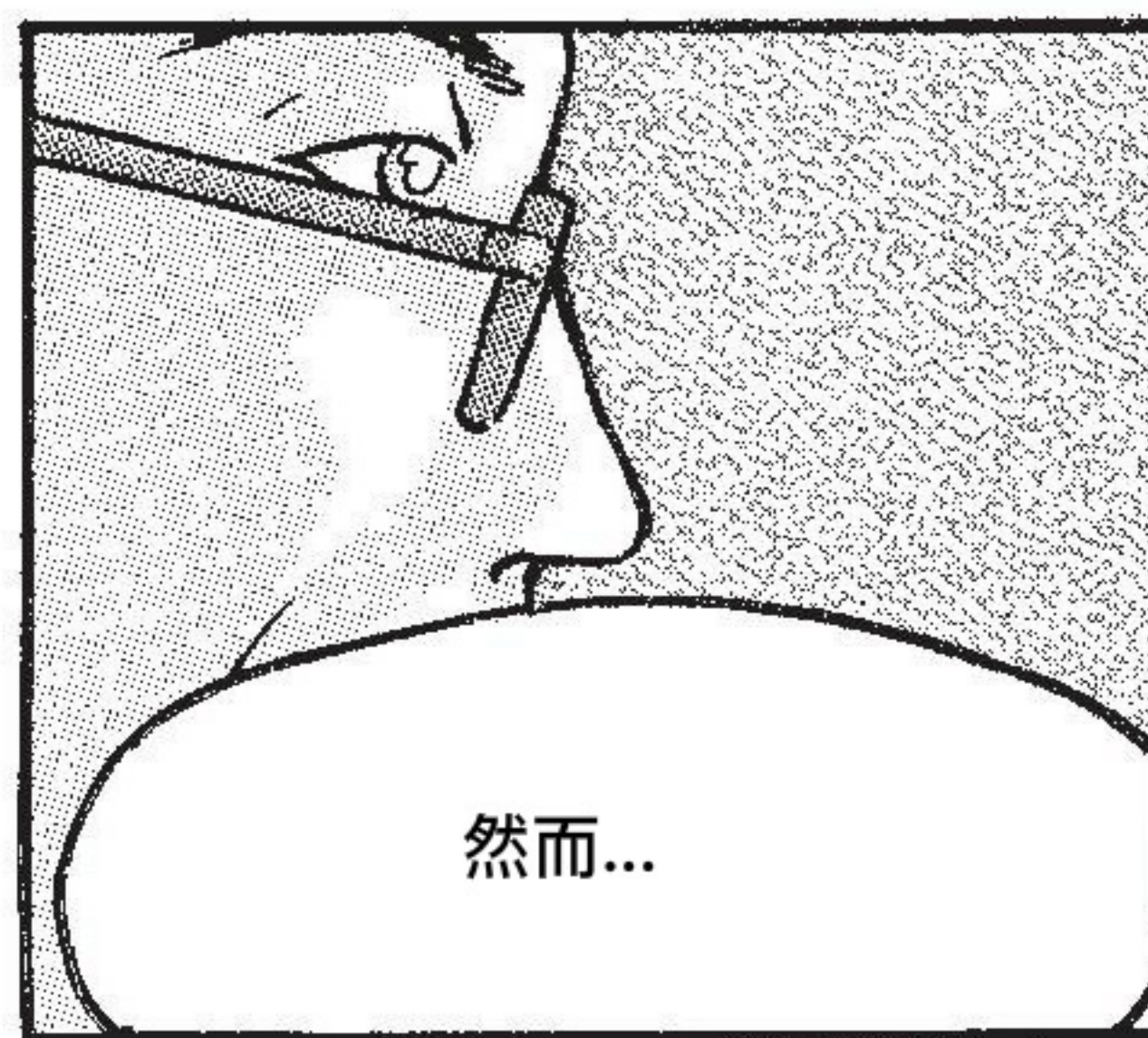




存在，完全依赖于记忆，



记住什么，就意味着它曾发生过，而如果它不曾被记住，那么，它便从未发生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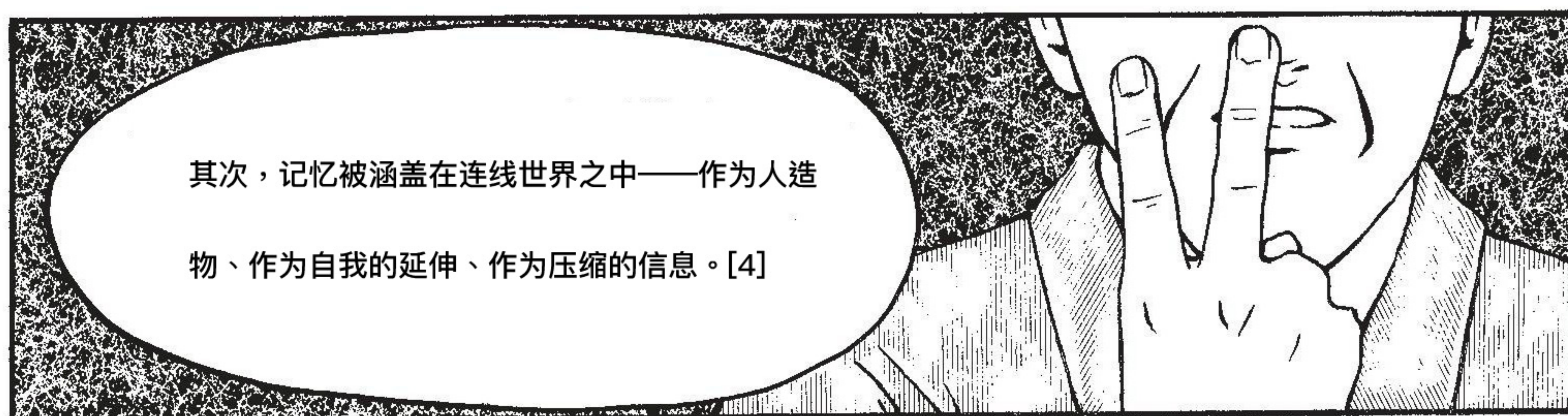
然而...



《玲音》中的“记忆”在两个具体方面上超越了简单的记住 (remembering)。



首先，从根本上来讲，记忆构成了我们的集体无意识。



其次，记忆被涵盖在连线世界之中——作为人造物、作为自我的延伸、作为压缩的信息。[4]

连线世界和“现实世界”乍一看和我们的世界与互联网之间那样，截然不同；但最终，越来越多、愈来愈强的异常互通令牌使这两个世界难以区分。

在连线世界

中，玲音很快便取得了超越所有骇客的能力：她能够将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像出色地转译成数字形态，并且，她甚至可以进入他人的虚拟现实。然而，我们将会发现，玲音不仅能够像在世界中一样轻松地在连线世界中行动，而且，她还可以将通常“虚拟”的事物安装到她的肉体所在的世界。

[4] 如此看来，我们可以将玲音视为一种由连线世界中的集体无意识和既定形态生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全新原型。

[5] 菲利普·罗森, <旧与新：数字乌托邦中的影像、指示性、与历史性>，《僵化的变化：电影、历史性与理论》，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302。
[6] 引用书目同上，页328。
[7] 列夫·马诺维奇, <什么是数字电影？>，《数字辩证法：新媒体·新论文集》，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9年，页181。

最重要的是，玲音能够从其他人那里删除信息，即重写他们的记忆。这是虚拟记忆的问题所在，亦是数字时代的冲突之一。数字信息——其本质是“由离散、关联的元素（数字）所构成的，看似任意的代码”[5]——拥有近乎无限的可塑性。[在数字语境下，]没有什么能够作为现实事件的明确索引；任何预先存在的媒介都可以被数字化并转化为原始材料，而在这种被大规模普及的“通用编码过程”[6]中，任何事物都可以以新的方式被转化、再分配与重塑。



在拥有这种“内在可变性”[8] 的世界里，记忆“通过每时每刻重塑世界而导致存在 (cause existence)”的这一事实是极其危险的。但这种恐惧对人类而言并不新奇；就像自我问题一样，我们的记忆可靠性的不确定性早在计算机出现以前就已经困扰人类很久了。从媒介的角度来看，这种担忧在于，如果有心操纵，我们的记录可以是合成/凭空捏造的。在数字世界中，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这使人对应该被视为“现实”的事物彻底陷入了迷茫。“连线世界与现实世界是一样的”，《玲音》中的一位角色说道。另一位角色则声称“现实世界和连线世界首尾相连”，而玲音本人最后则说“现实世界根本就不是真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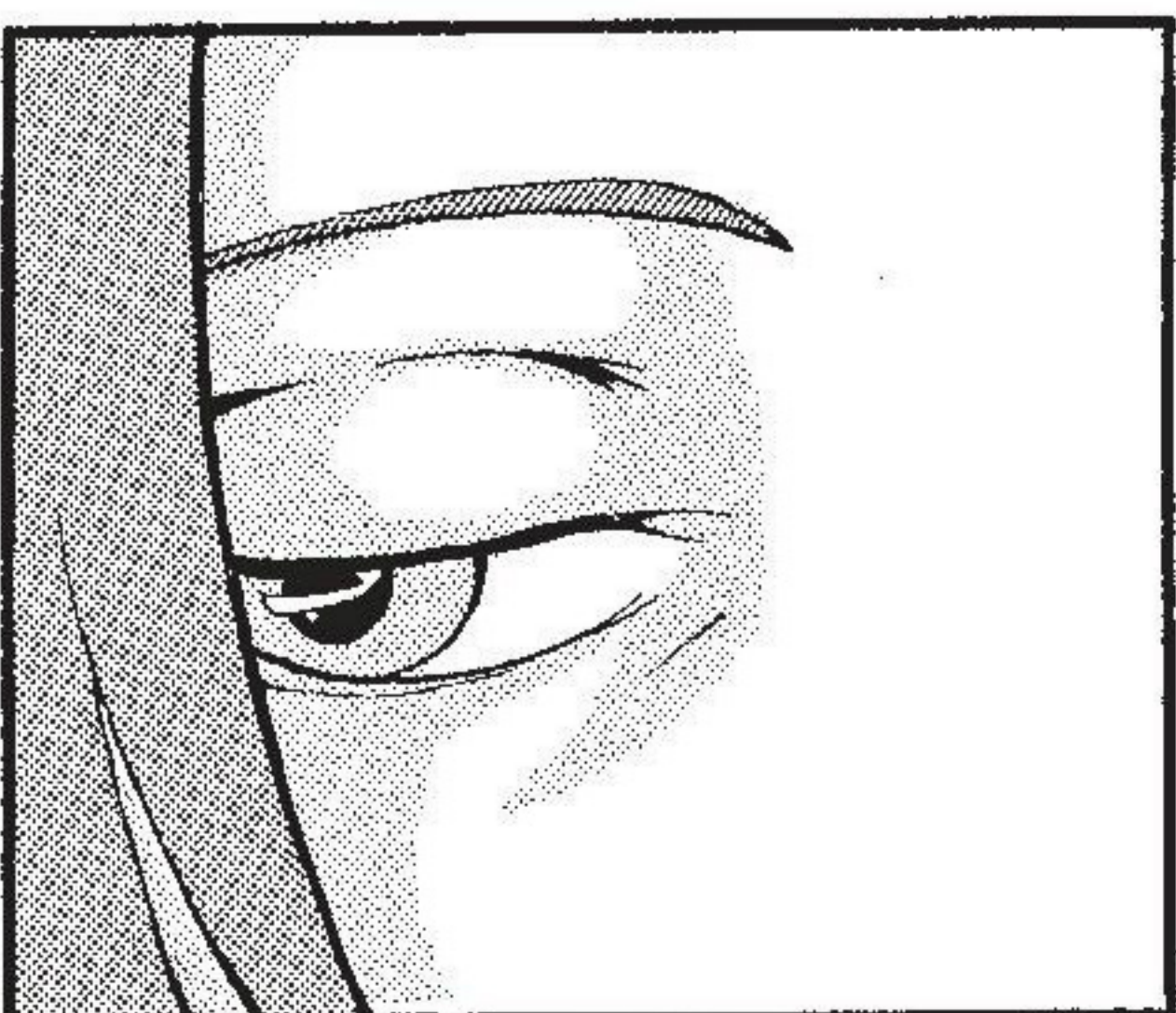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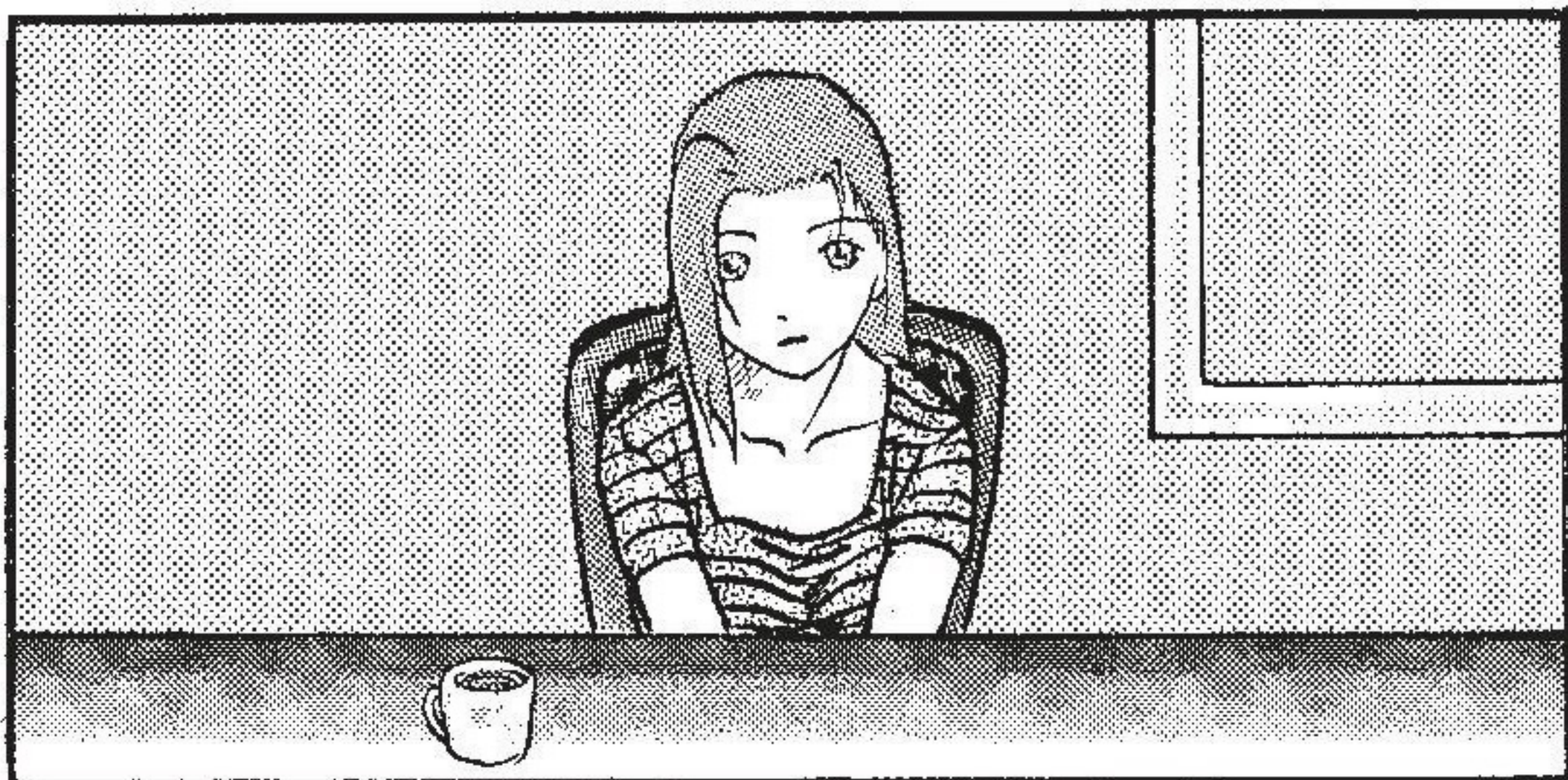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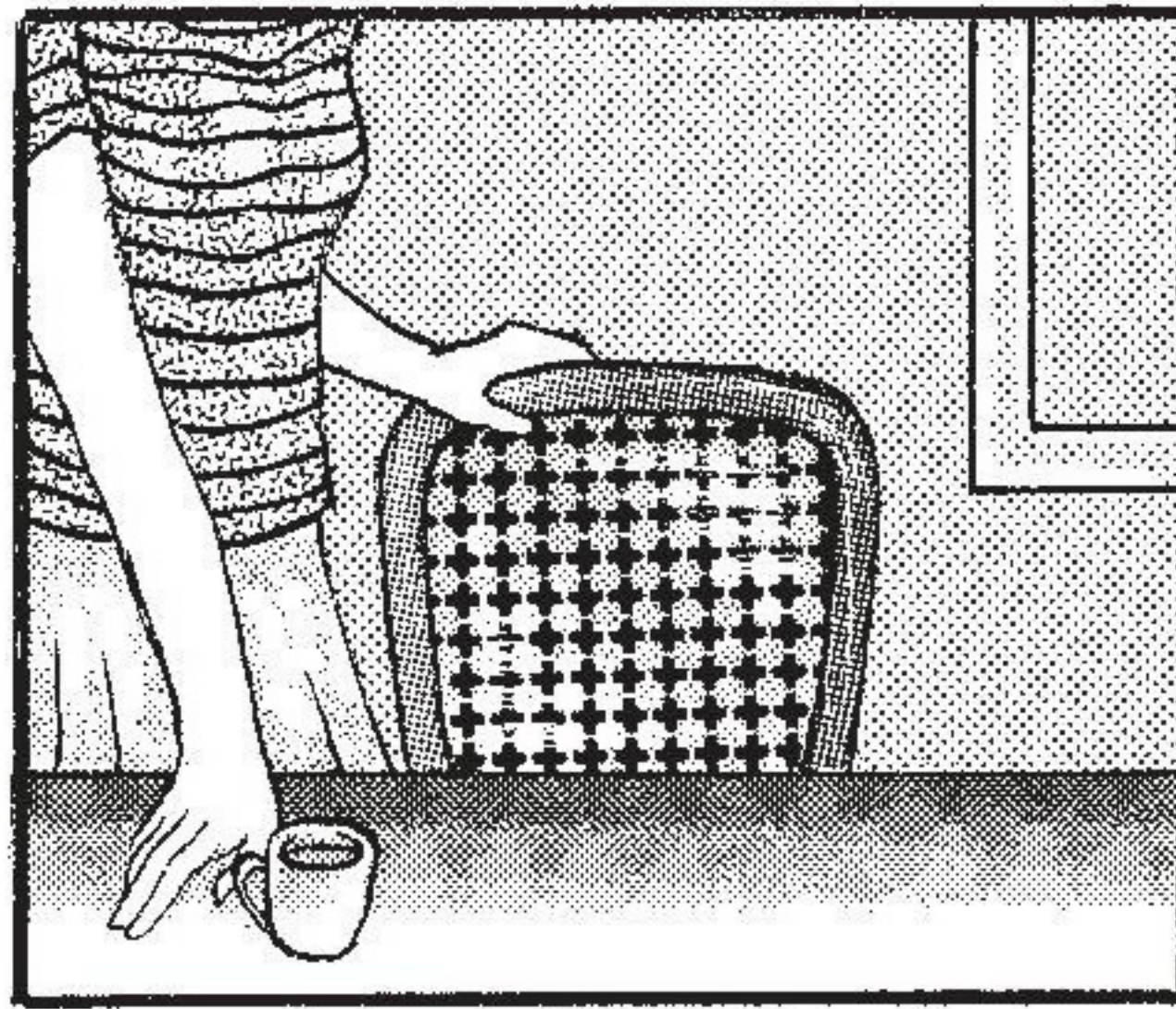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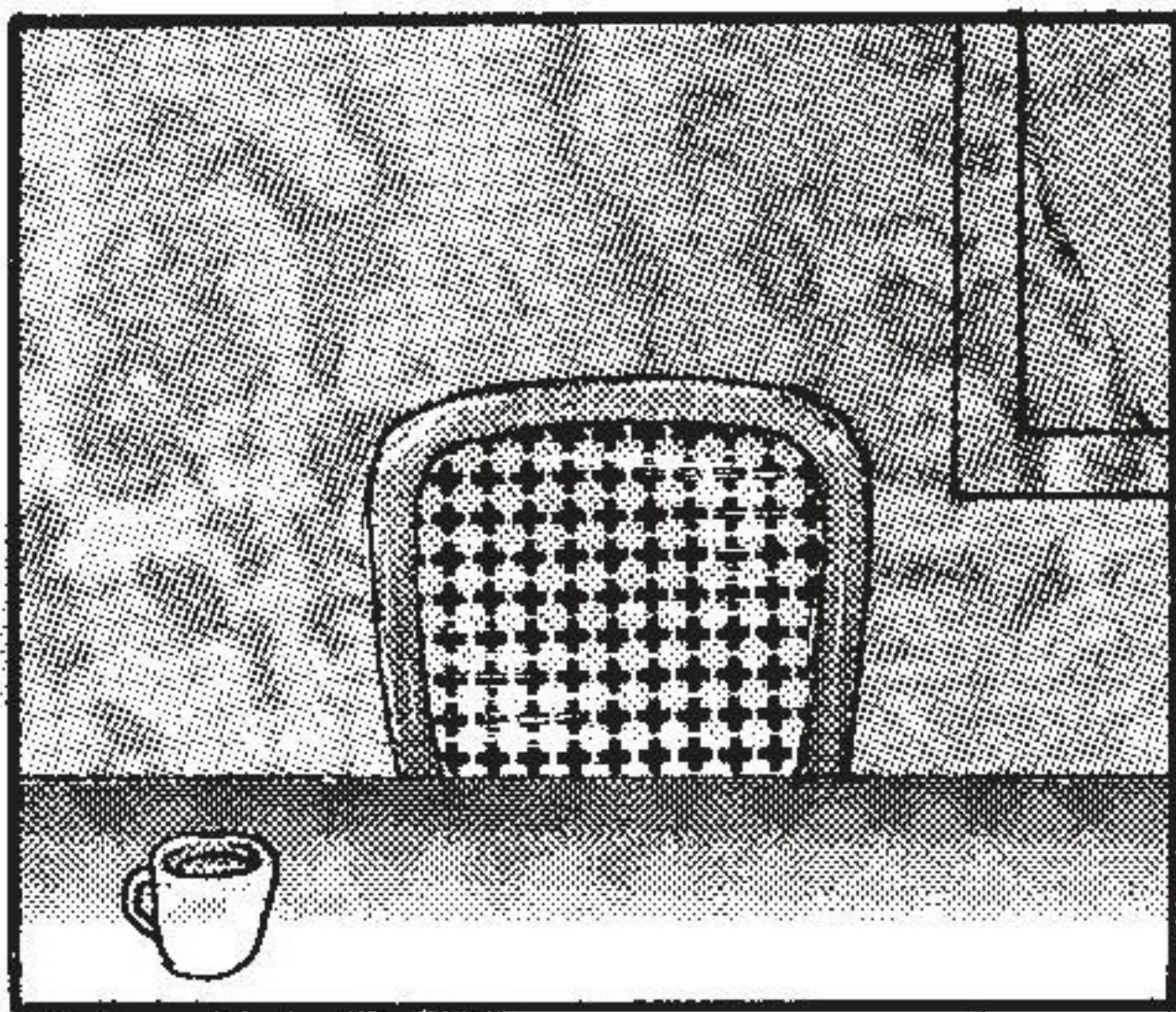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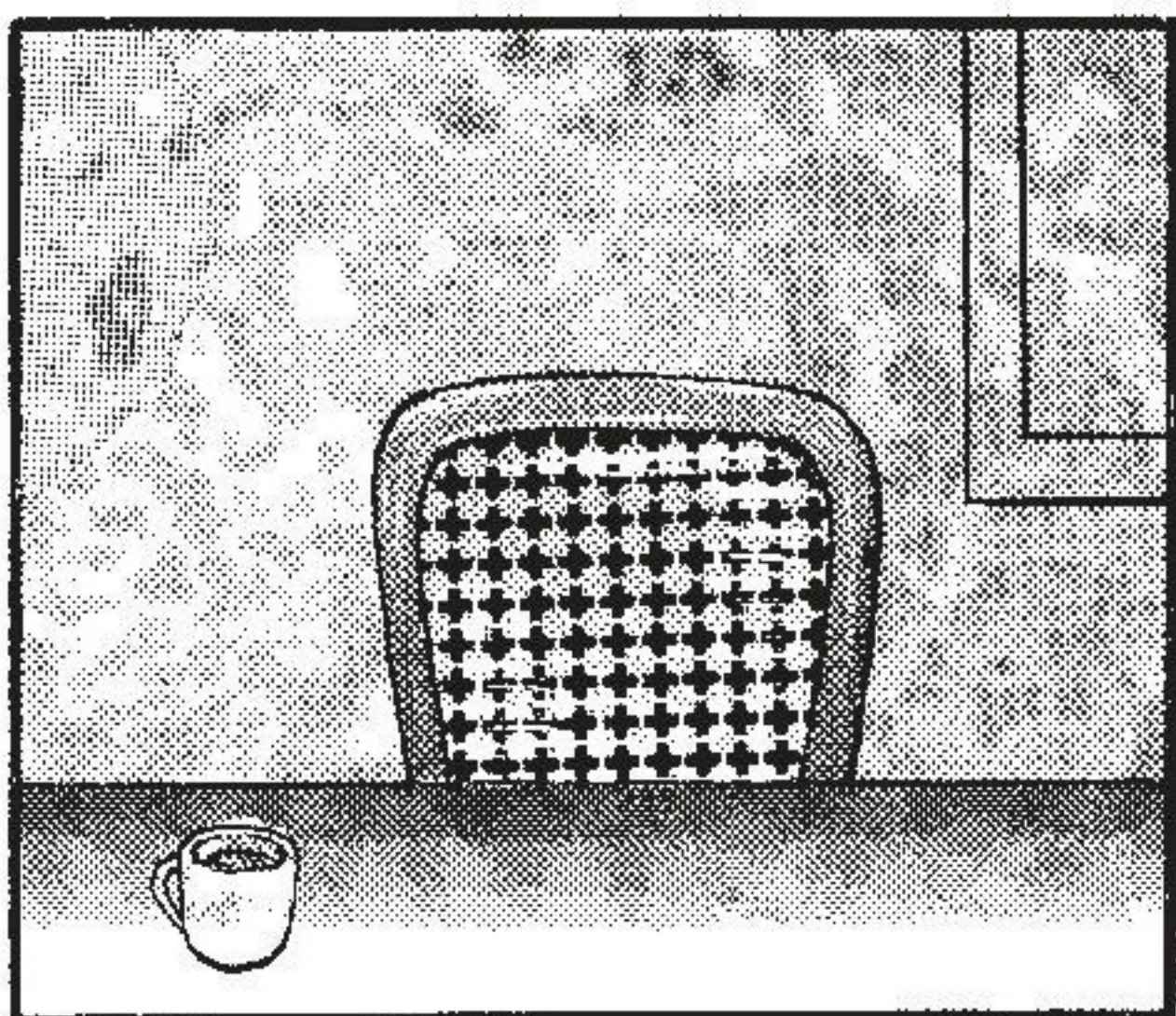
[8] 引用信息同上。

为了在视觉层面质疑“现实世界”

的真实性，《玲音》采用了干扰与扭曲、或信号与噪声的手法。



在这一幕中，迹象愈发明显：一个带着VR眼镜走在人行道上的男人喃喃自语道：“我正在打破现实世界和连线世界之间的壁垒！”...透过他的增强视野看到的，(显然) 是一部数字化的真人电影——在他的内部虚拟世界中，以及，对观众而言，男人所打破的壁垒，正是运动的血肉之躯和[虚拟的] 信息模式之间的。





我们在其他地方读到过“地球的人口数量正接近大脑中的神经元数量”的这样一句话。动画中，软件工程师英利政美致力于打造一个由所有人类组成的集体神经网络（按照道格拉斯·拉什科夫的设想），从而唤醒整个地球的意识，就像神经元的连接创造了人类的意识那般。[9]

通过地球振动时产生的8赫兹舒曼波来创建可以访问集体无意识的全球无线网络，进而实现英利政美所追求的全球规模的联系，玲音这一程序便是为此而存在的。这段情节反映了网络空间的潜能，即，实现乌托邦般的社会平等和民主的人类补完 (all-connect) 的可能性所产生的焦虑与兴奋感。

正如理查德·怀斯所说，引用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话：

“新的信息时代为未来提供了无限可能，而能够限制我们的，只有想象力的极限。新型电子网络的潜力，令人惊叹...”[11]

[9] 因此，《玲音》中所表达的观点是功能主义的；在拉什科夫的理论和英利政美想要付诸实践的蓝图中得以实现的，是著名的“中国脑”思想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中国十亿人口中的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一个任务，令他们在某个用来复现人脑的机器-表格中扮演“神经元”的简单角色；一般认为，即使全中国的人都按照这些指令、像单一的思维体那样行事，后者也不会成为真正的心智，因为它缺少了感质层面的事物——感觉、知觉、情感等等。但是，英利政美的计划不仅在行为层面，而且还在感质层面上（实际上，它以每一种可能的方式）联系了全球的人类，从而绕开了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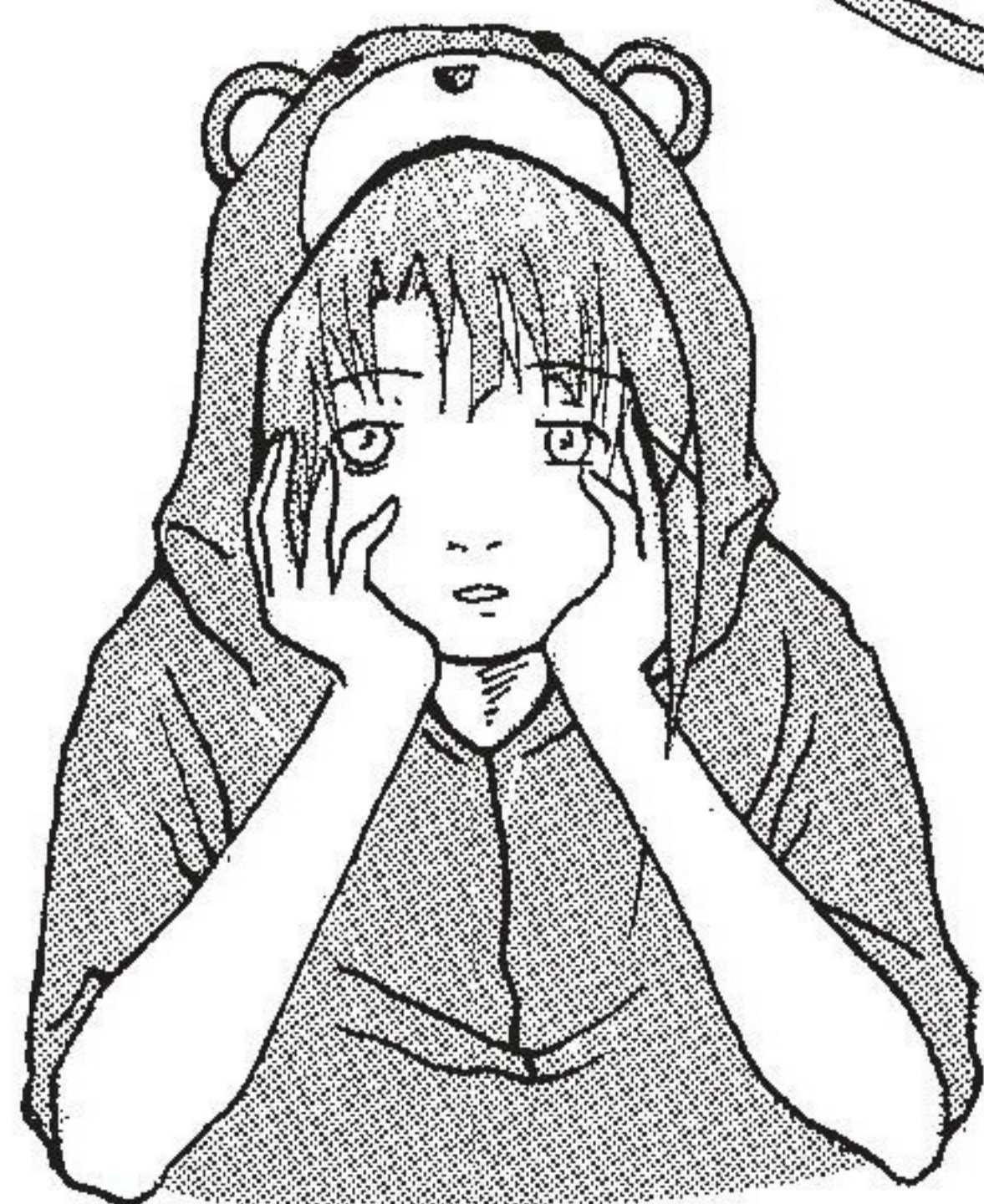
[10] 人类的 Θ 脑波也往往以大约8赫兹的频率共振。 Θ 波通常与催眠状态有关；据说，8赫兹的亚音频通常由萨满教仪式中使用的乐器生成。

[11] 理查德·怀斯，〈网络空间的神话〉，《多媒体：批判性介绍》，劳特利奇出版社：2000年，页184.



视觉上，《玲音》的每一集以繁忙的十字路口作为开场。电线在人们上方纵横交错，遵从红绿灯信号灯指示的行人在其下方穿行。随着理解程度的不断加深，我们发觉，这是人类渴望联系，但可望而不可即的一个例子。

大街上，互不相识的众人彼此仍是陌生人；用来传递他们线上通讯的电线，并没有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网线与电缆——它们发出的声响、它们在人们上方编织出的网络——在《玲音》中有着强烈的存在感。



在数字时代，与他者融合的可能性并不新奇。然而，我们从《玲音》的影像中可以看出：尽管我们渴望联系并试着寻找彼此，我们注定要失败——原因在于我们身体的物质性/媒介性。

这种担忧也不是最近才有的——人类既是个体性的，亦是社会性的，而孤独与联系之间的冲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正因此，《玲音》才聚焦于宗教：许多精神活动旨在将自我与某种更宏大的真理——神、世界、虚无或其他事物——联系起来，并且，如果以团体形式进行修行，则旨在使每一位参与者和他人相互连接，并在宗教的影响下实现个体的平等。



尽管，



她一度抗拒，



玲音



还是将英利政美的计划付诸行动

并消除了连线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隔阂——



但这个过程却将充满瑕疵与痛苦。



英利政美的错误

在于他相信，由于在某个
如梦如幻的过去里，我们曾经完美地相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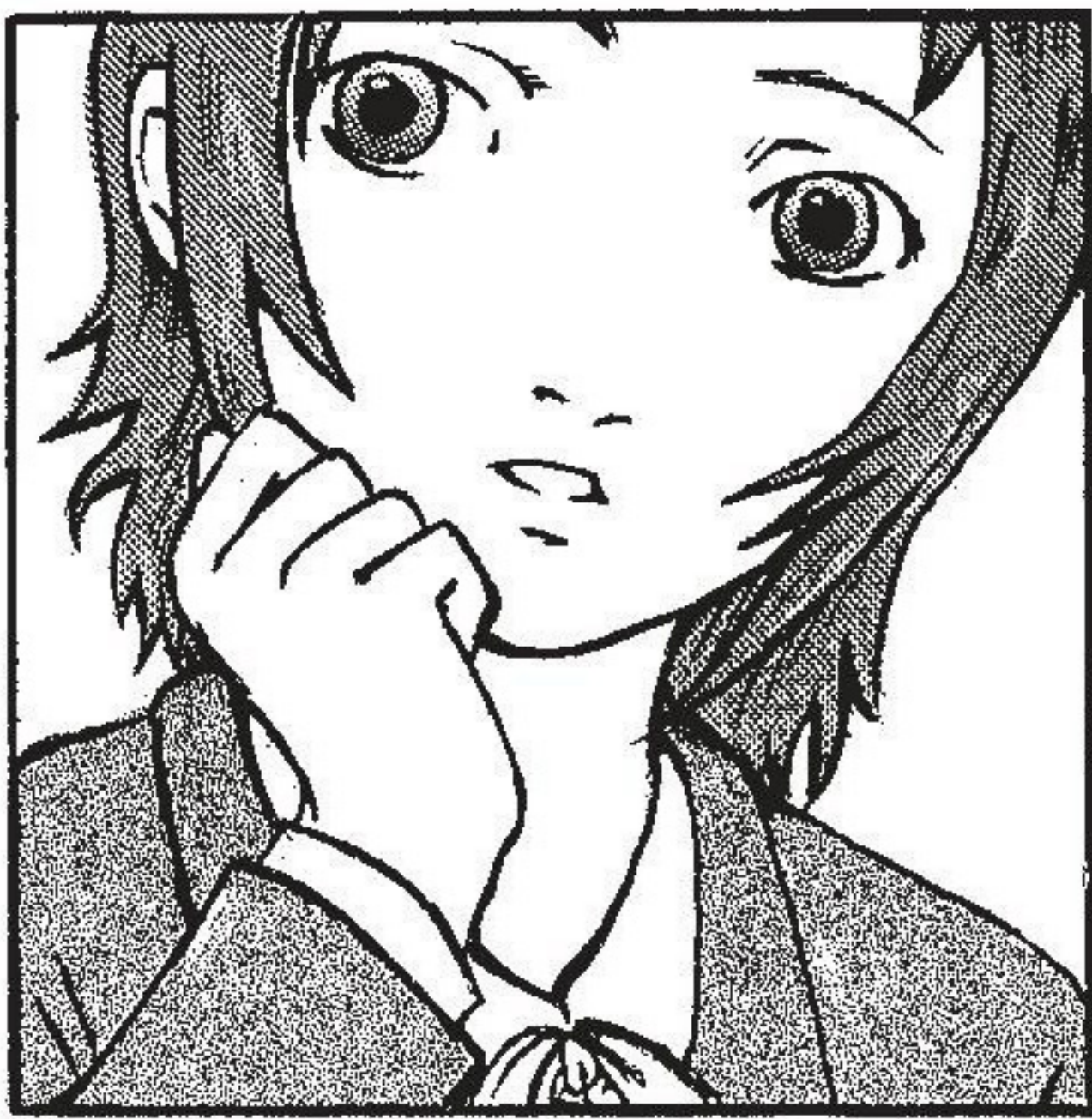
而现在，我们共享着集体无意识与
8赫兹的共振频率



这意味着，我们之间的联系将会
完美无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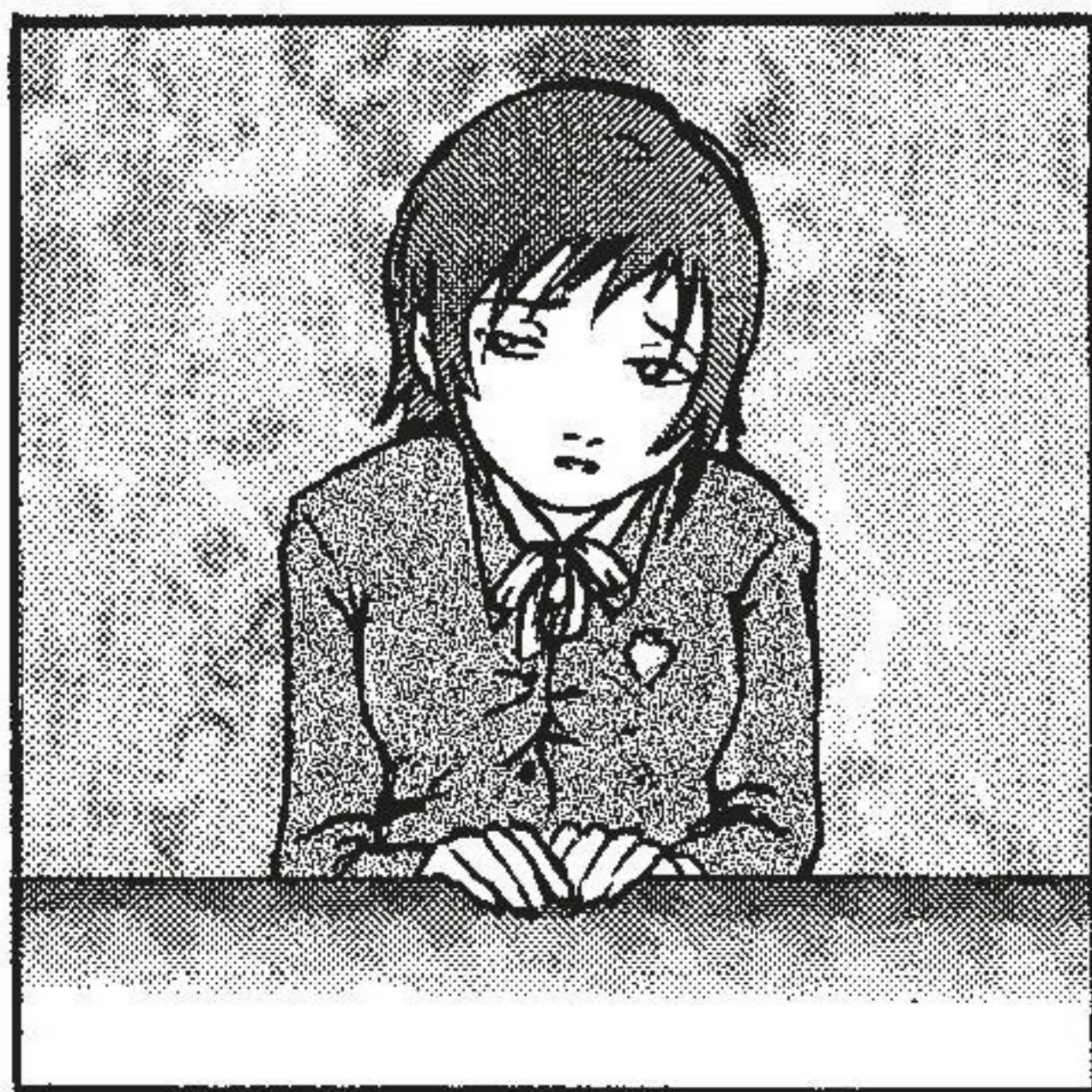
但是



由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尚未达到这种自然相连的阶段，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并没有得到启蒙，而是变得支离破碎。



最终，玲音将修复编写她的程序员所犯下的错误、摧毁他，并在这一过程中牺牲自己，就像林重行执导的电影《大都会》(2001) 中的蒂玛那样。



玲音带来了英利政美所设想的，全面而纯粹的信息时代，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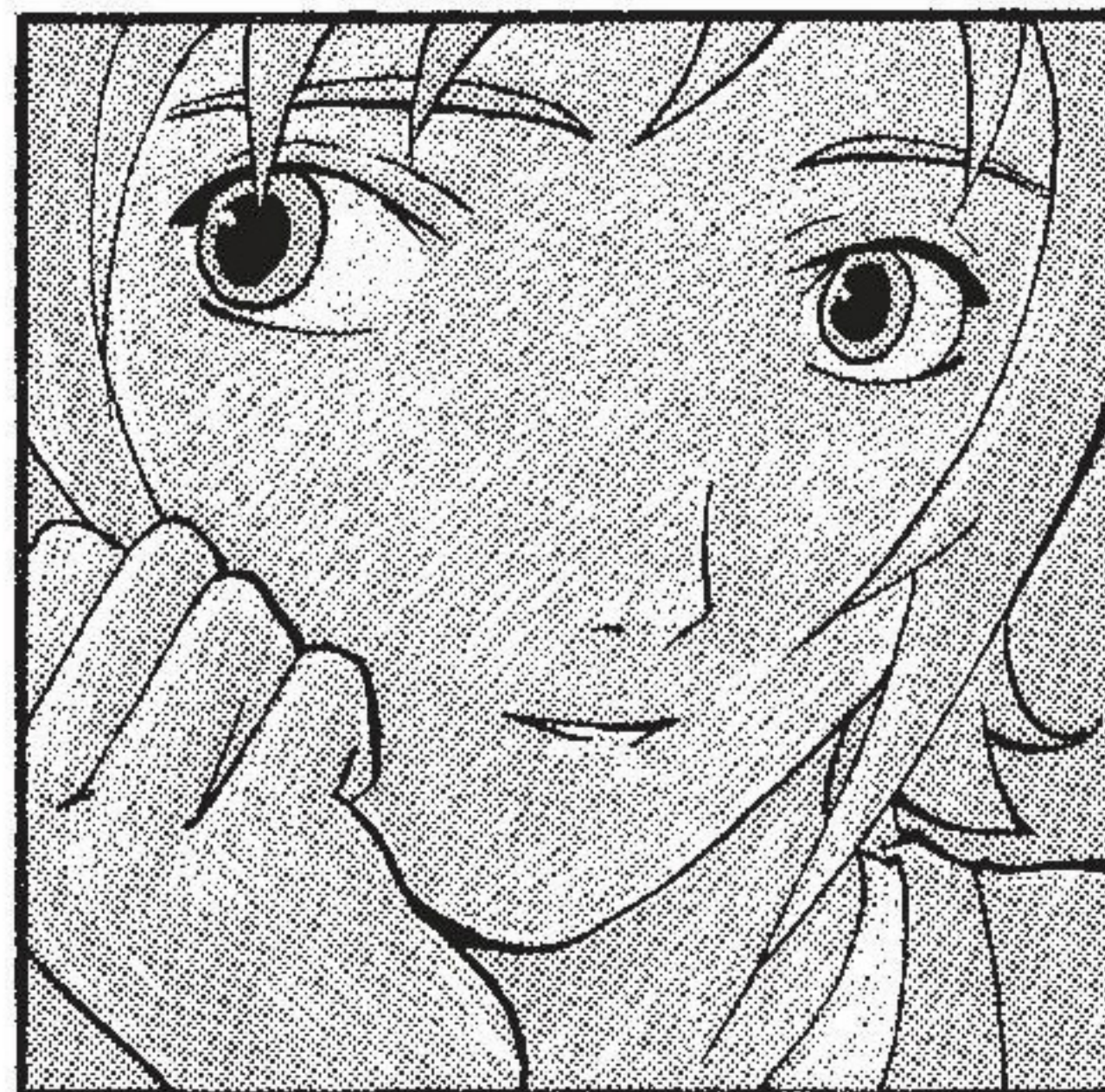


玲音执行的是“全面重置”，

而这会将她和英利政美从现实中消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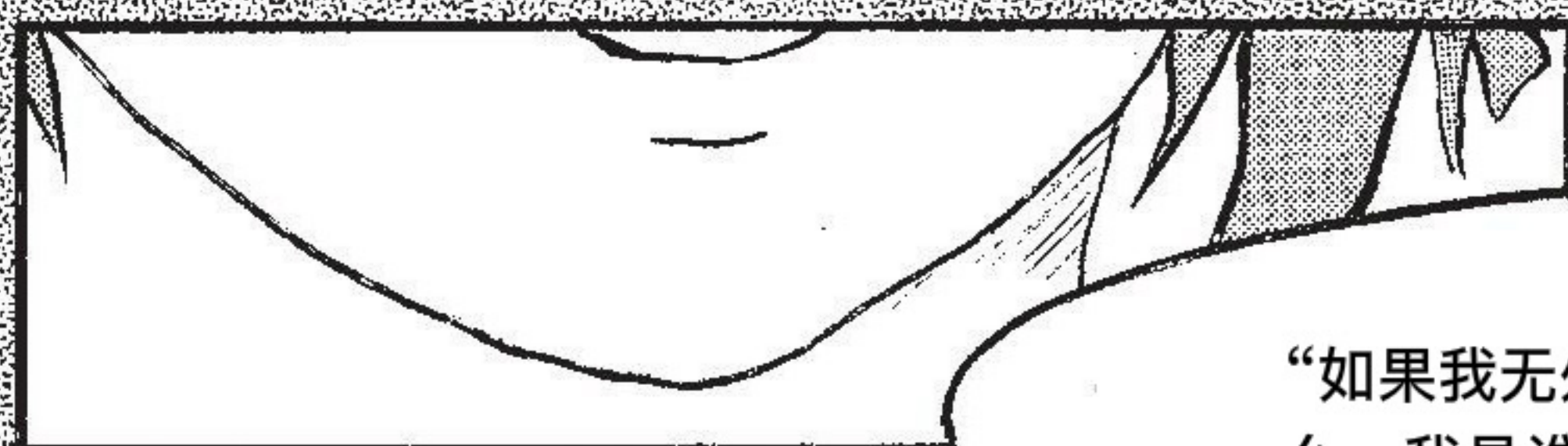


由此产生的世界——玲音从未存在过的世界——的确如同乌托邦一般。请看：人们现在生活在幸福的平衡当中；就连逝者，也死而复生。此外，在动画中，之前萦绕着玲音的电线现在发出了和谐的嗡鸣声，而“现实世界”如今也和玲音过去的连线世界一样，色彩鲜艳。





数字媒体使我们提出的问题，与重置世界后彻底子然一身的玲音所想的同出一辙：



“如果我无处不在的话，那么，我是谁？我又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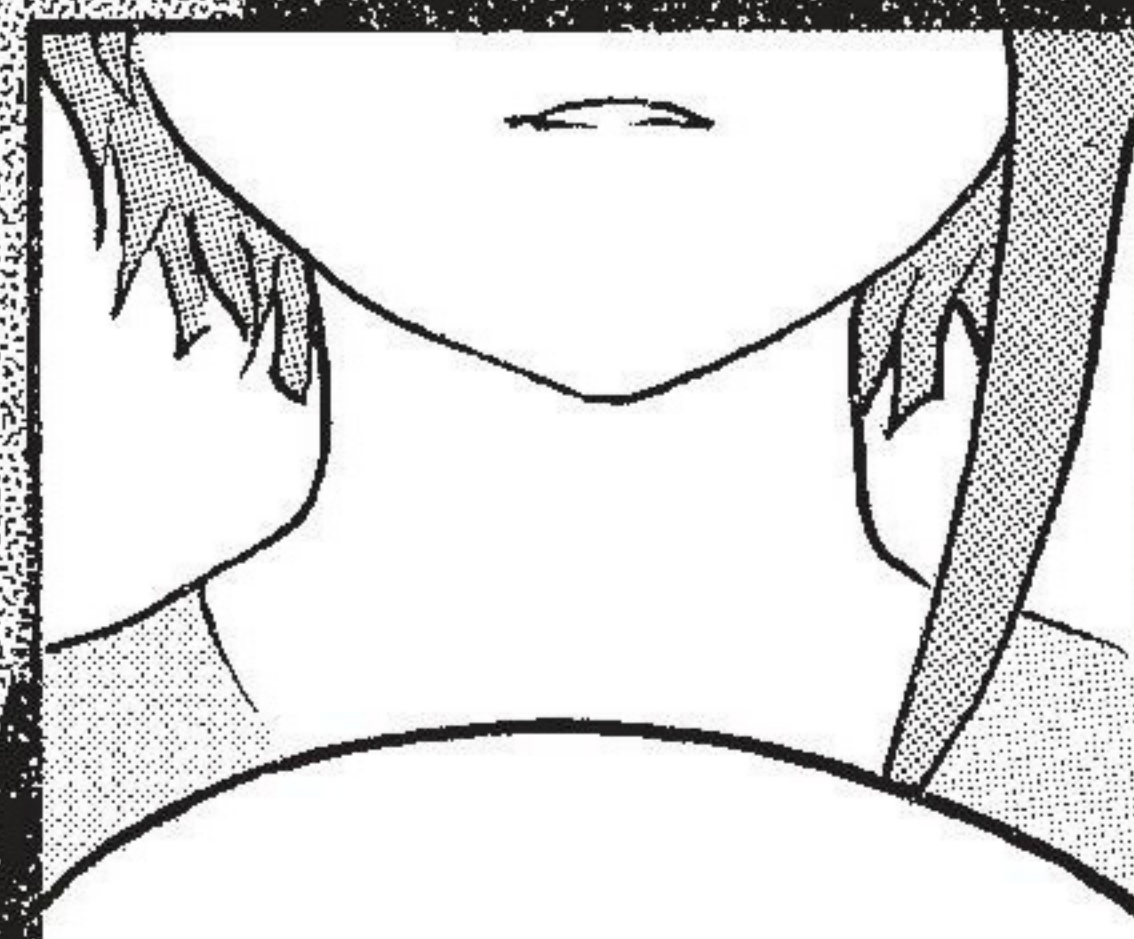
去在地化、脱离了物质记忆索引的身份，成为了某种可变的事物，而这则有利有弊。一方面来看，身份只是他者记忆的重叠而已。但如果...

记忆的介质是可变的，如《玲音》或其他数字材料所展现的那样，那么，我们便失去了身份的证明。还剩下什么呢？当玲音重写那个不包括她在内且证明我们存在[过]的所有指标消失的世界时、当我们和任何人都没有联系时，留下的还有什么？还会有“我们”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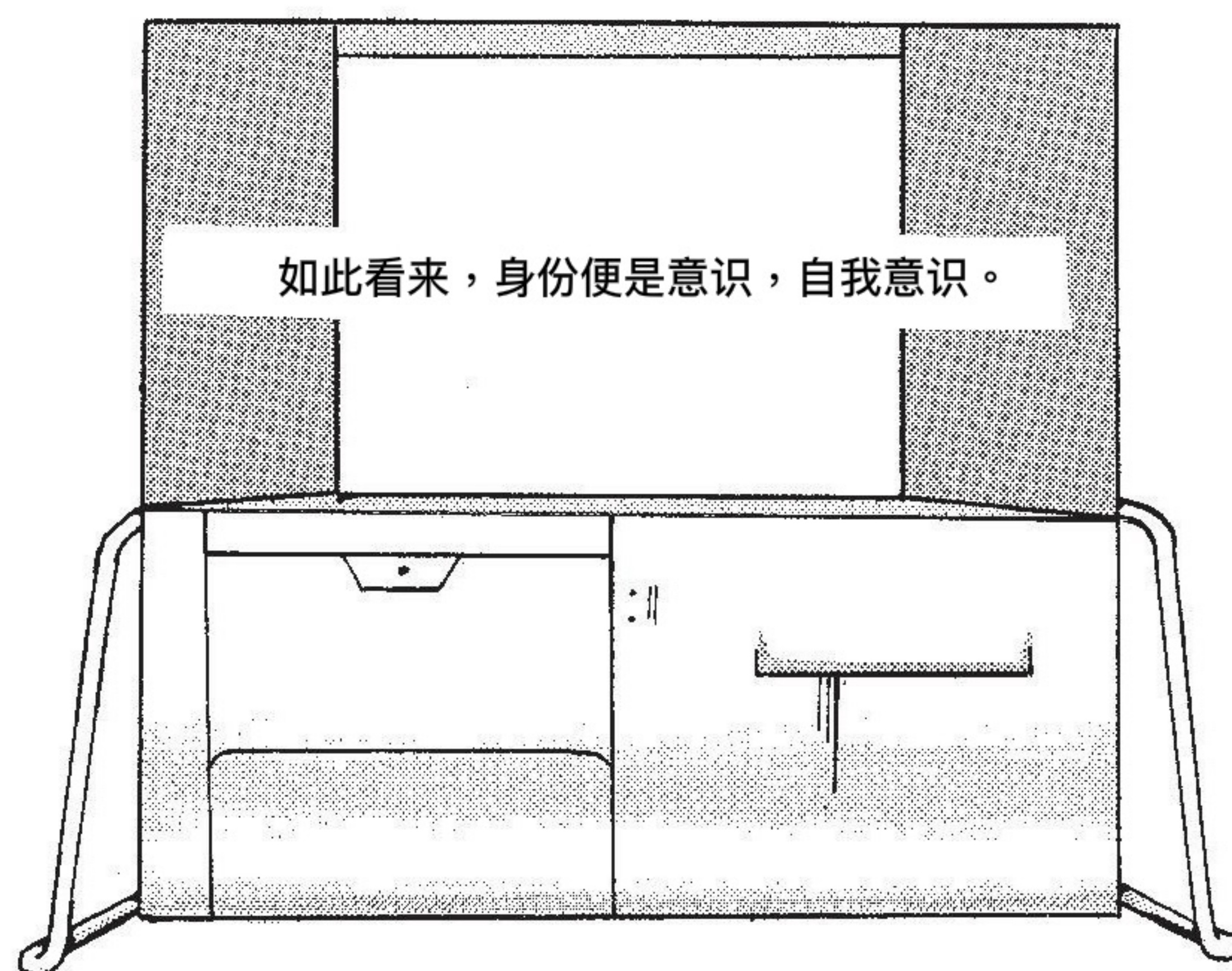


“只要我是自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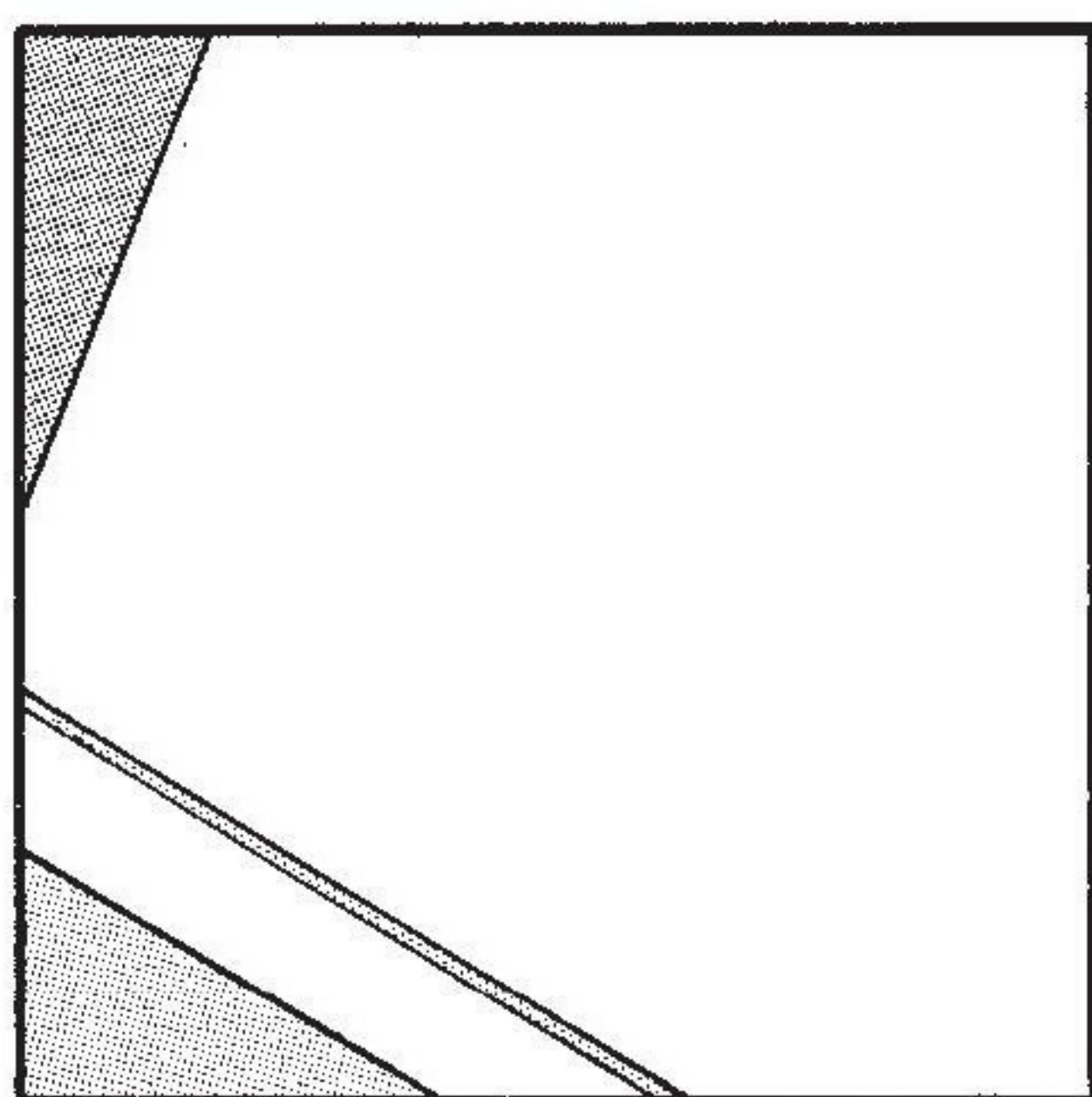
玲音 总结道，



“我真正的自我便在我的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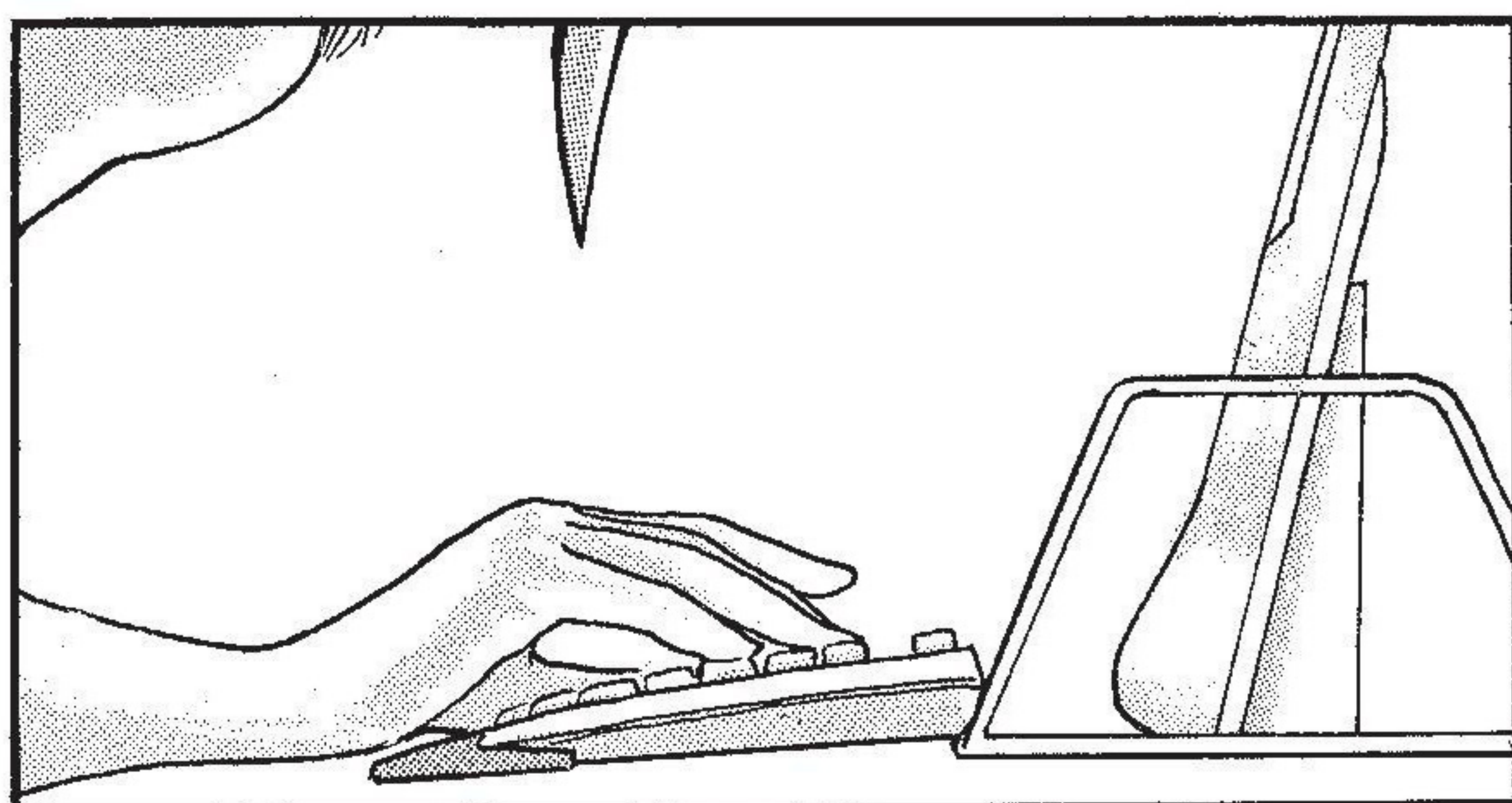


如此看来，身份便是意识，自我意识。



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曾说，“意识只是物质在某一组织阶段的属性而已。”[1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像玲音这样的人造物也可以拥有意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在结尾，



玲音想要传达的信息是：尽管我们习惯于将

自己的身份建立在物质索引和那些认识我们的人的记忆之上，没有

这一切，我们一样能够存活于世——

[12] 希拉里·普特南，〈机器人：是机器，还是人工创造的生命？〉，《心智、语言与现实》，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年，页3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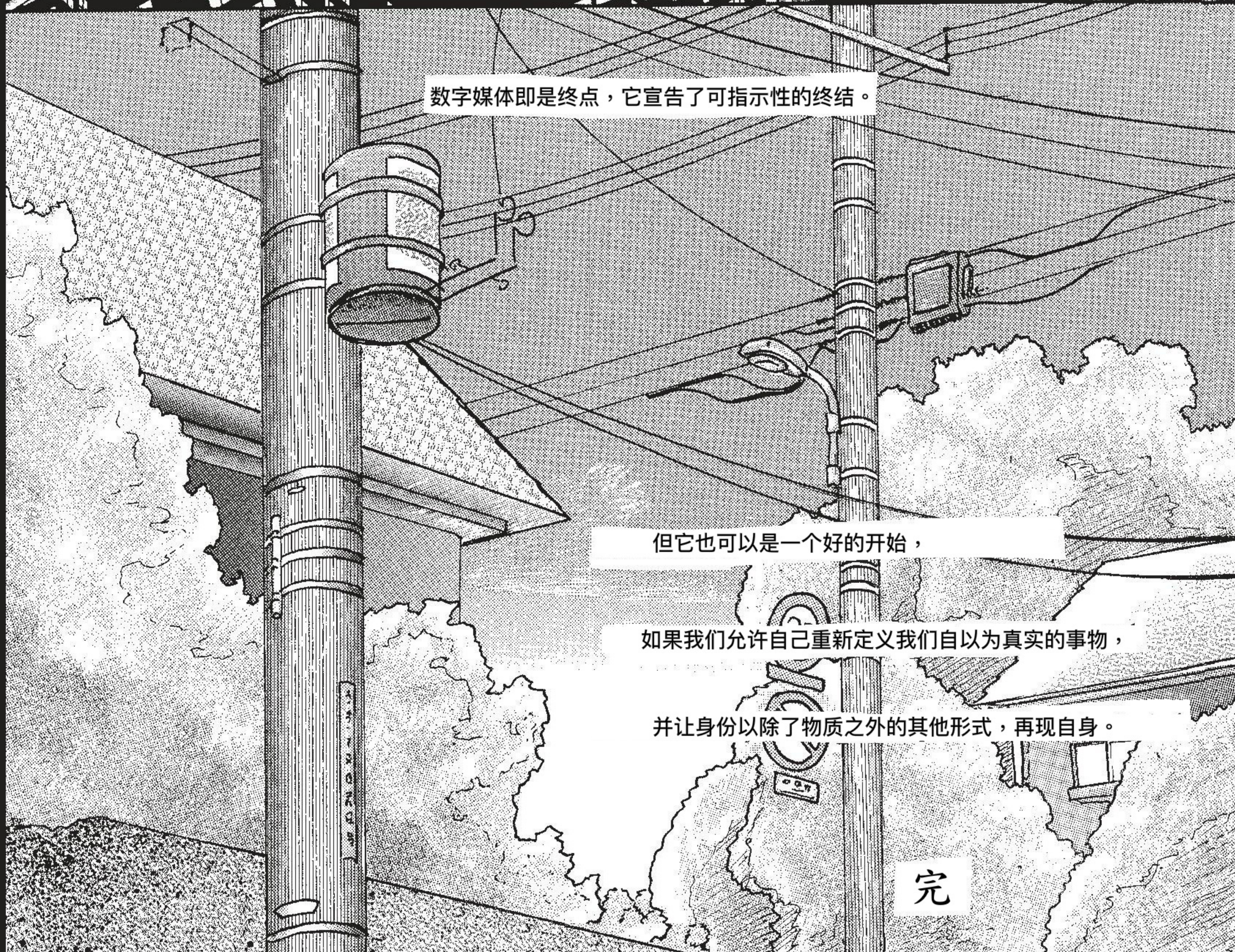


...生存，

保持“自我”，

甚至在

一个幸福的世界中找到平衡。



数字媒体即是终点，它宣告了可指示性的终结。

但它也可以是一个好的开始，

如果我们允许自己重新定义我们自以为真实的事物，

并让身份以除了物质之外的其他形式，再现自身。

完